

若思念便思念

麦子

我知道,你又要说:“不要想我,想啥想,人死了就死了,活着的人好好活。”可每次开车走过那个路口,我总是忍不住朝有你的方向望上一眼又一眼,忍不住念一句:嗨,婆。

旅途中大宝吃了一个萨其马说,难怪太太爱吃这个,味道还不错。洗完澡的二宝说,妈妈,我想给太太买香蕉了……好端端,他们怎么会忽然提及你。哦,明白了,整整一年了,是你也想我们了。

我想在记忆里挖挖你最初的模样,可使劲挖,浮现的也只有稻田、蚂蚱、蜻蜓、保温杯里化了一半的冰棒、黄灿灿的鸡蛋煎饼上撒着的葱花……缠着你讲故事,你的开头永远是:从前啊,有个仙人……再使劲想想,你齐耳短发,坐在门槛上咪溜咪溜吃面条,边吃边诱导我:面条好啊,女女吃了辫子长。那时候你多大?算算,怕也快60了吧,好像和30几年后没多大变化。嘻嘻,30年前你是个老婆婆样,30年后你还是个老婆婆样。你似乎不曾老

过,也似乎不曾年轻过。不不不,在记忆深处,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老爹也还是青偏偏的小男孩,小叔也还怯怯的,完全看不出他几十年后会复制出另一个爷。就大姑已浓眉大眼初见端倪。婆,你有点拘谨,抱着小姑姑,旁边偎着二姑,胸前垂着好粗一条大辫子。看来你的孩子们头发多是遗传了你,黑且浓密。

“我这辈子,穷归穷,可我不受气,我从来不受谁的气。”人在江湖走,哪有不低头。你能说这话那真是很牛。忽然有点同情我那温文尔雅的爷,嘻嘻,当年怕是没有少受你的气,你是得有人多宠才能这么有底气啊。你可真能被宠着吗?我又不相信了,爷在城里上班,人又老实良善非强人,家里底子那么薄,多大了父亲的兄弟姐妹们还挤一张床……在农村你要带大五个孩子,生活四处不是尖刺就是地坑,你那刚硬的性子,不被扎得张牙又舞爪才怪。你啊,怕是吹牛加嘴硬。

你不像别的老人,总爱说以

往,哪怕我问我,你也不过是眼神一暗,喃喃道:“那些年难啊……”“那些苦……哎,都过去了,过去了,不说了不说了……”现在这日子真是好到哪里去了,以前想都不敢想哦。”你边说边往土里撒种子,你撒的都是些指甲花、粉豆花、太阳花的种子。你说,你爱花,你撒一点都不精心。你说,你和你撒的这些花,都是命贱好活,总能开上个几朵,让人看着心里欢喜。你算是生活的勇士,看清生活的真相还能热爱生活。

视频里那个93岁的“老仙女”,嘟嘟囔囔和子女拌嘴,和孙女争执,思维敏捷,话是绝不少说,不会好好说话。”我抬头,吃了一惊,在镜子里我看见自己的脸上浮现着父亲的神情,我也在慢慢变成他。所不同的是,父亲曾经的坚硬在慢慢钝化,而我在有知有觉里却开始放任自己的性格缺点刺伤他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那些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东西,总会让我们以另外的方式再次相逢。

你走整整一年的那天,我

婆,你走整整一年的那天,我

婆,你走整整一年的那天,我

婆,你走整整一年的那天,我

晒包谷

张大雨

太阳刚刚出来,麻雀落在晾开的包谷粒上,急急地啄一嘴又一嘴,可是嘴小包谷粒大,怎么也吃不下,急得喳喳地叫。

秋日晴朗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麻雀也许不是因为包谷粒太大嘴太小,而是包谷里的阳光烫了它们的嘴和舌头。

在粮食里,包谷是最具有阳光感觉的。把它们用晒耙推开,场院里就多出了许多灿烂。

把包谷耙得很薄很薄,一粒一粒地晒在阳光里,每一粒都金黄金黄,院子里顿时光芒四射,像是有无数个太阳。

晒包谷,包谷还在继续吸收阳光,把阳光储存在籽粒的内部。晒包谷,是籽粒的二次成熟。

麦子、稻子里,都是雪白的,而包谷内部也是金黄的,它的阳光含量可能是百分之百的。

算一下,包谷是比向日葵更喜欢太阳的庄稼了。

它把太阳一点点吸收一点点储存在体内。每一次往口袋里装包谷,我都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它是铜的声音、水晶的声音。

小的时候还有玉白的包谷,橘红的包谷,紫色的包谷,还有杂着蓝色粉色白色的包谷,玉一样光洁,我不能把它穿成手串,就只好把它装在玻璃瓶里,放在窗台上,觉得自己有一瓶宝石。现在想来也是美丽无比的,难怪上帝要说一朵盛开的百合比得过所罗门王的任何一颗宝石。

李贺在《秦王饮酒》里说,羲和敲日玻璃声。那么,包谷就是阳光的颗粒。难怪人们会把包谷储存起来,他们冬天好让包谷晒自己。

包谷自带阳光和热度,晒了好太阳的包谷粒,最适合酿酒,每一粒里面都有一颗热辣辣的太阳。农村人爱用包谷熬制包谷糖,那都是阳光的甜味。

拷问一筐包谷粒,你们到底是阳光的记忆者还是月光的记忆者?

包谷不是谷类作物里个子最高的,但它是颗粒最大的,它应该就是大哥。

高粱比它个子高,高粱是另一种智者,它们把果实顶在头顶晒。包谷的果实太重了,就长在腰间,把重心降低。

这也是包谷的谦虚和智慧,财不外露,不招嫉恨也保护了自己。

我见过有农人做包谷米菜豆腐,满锅金黄,满碗金黄。他们叫它黄金菜豆腐,名字里赋予了多少自豪?

我爱去妈妈家帮他们晒包谷,帮他们用阳光去晒阳光,让阳光对视阳光。

包谷芯也搬到太阳里晒着,父亲说好太阳晒干的包谷芯,烧起来火劲儿大,一定是它们藏着许多太阳的缘故。

掰包谷的人脸上都不自觉地有一股笑意,那是包谷金黄的太阳映照出来的暖意。

包谷的生长地一般都很远,成熟后,农人用背篋把包谷背回来,就是把阳光背回来。

包谷,是最温暖的粮食。

有些人家,舍不得把包谷藏在黑暗的粮仓里,而把包谷棒一长串一长串地挂在屋檐下,挂在树下,如此,他们就没有幽暗的日子。看看那些阳光,心里就一直亮堂堂。

挂在檐下的包谷,有天看着,有地看着,有太阳看着,有月亮看着。农人们会任鸟雀来偷食一些,谁也不怪它。

北方,是包谷、高粱的故乡。在阳光不如南方明亮充沛的北方,包谷、高粱饥饿地饕餮阳光,把阳光保存在高纬度区域,北方就不缺阳光了。

包谷是粗庄稼,是粗粮,它们大度、粗犷、豁达、豪迈,它们更有好汉、英雄气概。它们是民间素朴的粮食,是做岸的精神。

中国的历史,主要在北方演绎。所以,中国的历史就是黄包谷、红高粱悲壮的历史。

他们和北方的黄土很般配,他们是黄土的灵魂。有人写过她的奶奶母亲在北方的包谷林子裸着晒得焦黑如土的身体锄草,那个场景就是一种悲壮苍凉的感觉。

收包谷的时候,撒了几粒在地上,我要去拾起来,爸爸说不用捡了,天一半,地一半,样样都收尽了世上就没得万物了。

晒包谷,就是读包谷。

诗意栖居

秋风拂过田园

张鸿雁

都瞒不过明察秋毫的秋风
一缕清风就足以显示
日子饱满与虚空的不同
山川安详 秋光明艳
即将揭晓这一岁的答卷

曾囤积过多少盛夏阳光
籽实就能有多少鲜烈
每一颗谷都是一粒黄金
正把入秋田野照亮
让土地的心愿得以圆满

稻穗这弯下的腰身
呈现的正是谦逊的弧度
已为万物做出了示范
草木的内核就纷纷迸裂
颗粒都将归于时光的悠长

黎明 秋风正拂过田园
为辽阔大地披上七彩斑斓
替乡亲们酝酿着丰收的意境
成熟的喜悦就向八方弥散
要将乡村塑造成雍容的经典

秋虫唱晚

韩景波

“蟋蟀独知秋令早,芭蕉正得雨声多。”暮然听得虫鸣声,方知又是一年秋!乡间居住,听惯了夏夜此起彼伏的蛙鸣,一不留意,秋虫带着特有的金属质感的鸣叫声,在耳边悠然响起。夏日蝉鸣蛙鼓的歇斯底里让人有点烦,而赏析秋夜虫鸣声,那可真是“万物合奏”的天籁。

蟒岭山前有我家。蟒岭山知道不?那可是在秦南豫西大地上东西横贯,是长江黄河水系的分水岭。秦楚气候兼而有之,山水风景这里忒好。家居岭北,杨川河畔,独独一大院,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和人不一样,院落里留下一半不是不用水泥去硬化,做花园,春看绿草复苏,夏赏花,秋天的夜里好去听虫鸣声声唱晚歌的美妙。

于山水怀抱,看山水的美丽而激动,听鸟歌虫吟而叫好,为浮生描绘一段不急不缓的诗意时光,当是活人的一种境界!那天,98岁的妈妈夜里听得架板下虫鸣,翌日告诉我:“秋天了,夜虫儿叫,收得秋庄稼了,要防凉添衣服。”妈妈不记日历,却知四季日月的有情。我很是感动妈妈能有如是的闲心闲情,也感叹这人生闲情能养人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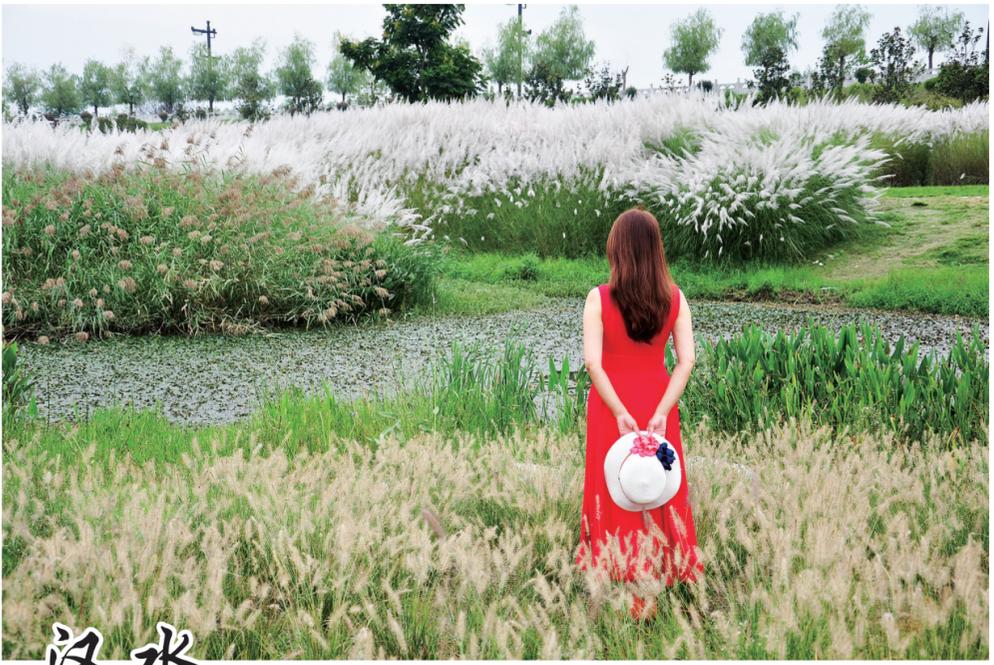
是啊,秋夜里,满院的秋虫声,在明亮的月色间奏起,等着我,还有妻,还有慢慢变老的妈妈去倾听。儿女在外打拼,忒累,我们拍满院月辉,录下唧唧虫鸣,发给他们看他们听,还让他们同我一样,心间也能驻有片刻的闲情。

心灵花园

清晨起床,习惯到阳台上看看,忽然感觉一股凉意。虽说节令不饶人,但没想到立秋才十来天,怎么就有了一股秋的味道。这才想起来那句俗语:早秋凉颼颼,晚秋热死牛。

今年属于早秋,阳气渐去,阴气渐长,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快。阳台上,妻子在花盆栽的黄瓜,瓜秧已经泛黄,茼蒿菜已经抽蔓结籽,标志着夏季作物完全“成熟”。转身眺望太阳,虽然红彤彤的,却并不刺眼,像褪了火的铁饼,没有了往日那种火辣辣的味道。楼下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错落有致,绿中泛黄,红黄交织,一幅秋日的样子。游乐场三三两两的老人,穿着外套,悠闲地晨练。知了明白要换季了,不再发出一声没一声地吟唱,似乎是为了配合季

印象四季



汉水 丽影 唐忠华 摄

芦苇花开

郭松林

天高、云淡、远山、近苇……汉江湿地公园成从成片的芦苇花正在盛开。绒绒的,淡淡的,俨然一幅秋日美景。

几年前,还是杂草灌木丛生、江堤破损的汉江两岸,被倾力打造成湿地公园后,拥有的植物资源、野生飞禽资源和天然湿地资源,使这里成为汉中唯一一个具有原生态湿地的休闲胜地。尤其是在入秋之后,那蔓延数里怒放的芦苇花,夹杂着一抹抹粉黛乱子草的嫣红,形成一片野趣十足的原生态景观。

芦苇,临水而生。当秋风萧瑟,吹落了树叶,吹谢了百花,却不经意间吹开了芦花。一簇簇,一丛丛。远远望去,枯黄的芦叶和灰白的芦花风中起伏,一直绵延到远方,让人感到有一种不期而遇的陶醉。

芦苇花到底有多美?有人曾这样

写道:“一片斜阳,反照在芦花浅绿的高头,花也并未怒放,树叶也不曾凋落,原不见秋,更不见雪,只是一味地晴明浩荡。”

关于芦苇花,古人的赞美也很多。最早的《诗经》里,就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唐代诗人钱起的“风晚冷飕飕,芦花已白头”;李白的“西望白鹭洲,芦花似朝霜”;雍裕之的“夹岸复连沙,枝枝摇浪花”,描写的都是芦花飞雪的景象,读来如身临其境。

我经常晨跑在湿地公园的芦苇丛中,见证了芦苇孕育到开放的整个过程。起初,芦苇丛中迸出不少呈暗灰色的芦穗,形成圆锥形花序。立秋之后,酷暑褪去,秋凉渐起,芦穗开始抽条变白。不几日,大片大片的洁白芦花盛开,倒映水中,恰似洁白的云彩,

与天上的云相映成趣。一阵秋风吹过,漫天芦花起舞,水鸟在芦花的倒影中追逐着,戏闹着,它们清脆的鸣叫声随风流淌。走下汉江堤,漫步芦花中,那一簇簇、一丛丛,随性摇曳的芦花,与游人相映,与秋风共舞,将秋的风景装饰到极致。黄昏,一抹夕阳落在水面,芦花随着霞光映照,变化着色彩,芦苇飘摇,涌动出一片绚烂的绸缎。怪不得人称芦苇花为“风神摇曳的绝唱”。

哲学家帕斯卡尔曾说:“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因为人和芦苇何曾相似,单支看,脆弱而坚韧;聚拢瞧,浩瀚而奔放。独木难成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芦苇花开稻谷香。秦巴间,河川畔,当芦苇花开的时候,成熟的稻谷开始收打,又是一个丰收年! 生的诗和远方。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屈指算来,我已在城里居住三十余年,不由感叹年华似水的匆匆。这更似秋风伴着秋雨,一点点蚕食夏的燥热,然后才会变成金黄的秋色。然而,人生并非四季轮回,逝去的不会复返,还得珍惜当今追梦未来。尽管我乃普通百姓,但传承了先辈的精神血脉,艰苦奋斗,勤劳勇敢,从不甘愿落伍。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再说儿子,先孙多走出了,后成家立业。眼下,小孙女工作了,幼儿园,跨入了小学的门坎。这一路走来,虽说还算平坦,但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操心的命,依然惦记着他们能像自然界一样,春华秋实硕果累累。那样,才是人间美满佳节!

天凉好个秋

王印明

学习压力,像无人看管的羔羊四处疯玩。我们打老鼠、网蜻蜓、捉蚂蚱,田野是我们童年的伊甸园……或许是为了应景,狗尾巴草伸出了长长的尾巴,也成了我们喜爱的玩物。

小时候淘气,柿子虽然没有成熟,但会偷偷摘一些带回家,然后捂成把柿子,满足我们的贪欲。有时,我们在田间地头,摘点黄豆角或玉米棒,在草木灰里烧烤,清香味得老远,惹得小伙伴跑来争着吃,个个弄得花猫似的,欢笑传遍了沟沟坎坎。然而,我最感兴趣的是放牛。尤其是初秋,不热不冷,我喜欢骑在牛背上,一边津津有味地看连环画,一边欣赏牛儿悠闲地吃草。有时,还会哼几句:蓝天配

节的到来。眼前这些景象,让人感觉到秋天真的到了。此时,我站在阳台上,迎着初秋凉爽的风,尽情地享受着舒适与惬意,心也随之起伏追忆到童年时期。那个年代,家住农村。农谚说:立秋十八天,寸草结籽。这大自然的有意提醒——秋收季节到啦!衣不湿时,每到这个时候,大人们翻腾出农具,擦洗干净拌桶,镰刀磨得锃亮,架子车修复一新,一切准备妥当,开始收获成熟的稻谷,收获着一年一季的希望。那时,我们还小,既不会割水稻,又不会打谷子,只能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干些拣稻谷穗等力所能及的话。但更多的话,由于放学回家后,没有家庭作业,没有